

悬在柱上叫楹联,挂在墙上叫对联,寿席上叫寿联,灵堂上叫挽联,迎新年叫春联,对联散落在中国人日常生活方方面面,雅俗共赏。今天连土得掉渣的小品、酒席上的段子都有它的影子,且无赖不嫌,这个形式,姑且称作联语。

明清以来,中产以上的人家,室有对联,厅有楹联,堂有名号,这是乡绅仕宦人家的标配。联是匾的注释,匾是联的眉毛,号是堂的点睛,凸显主人的趣味志向,这就叫凡室

### 屋有对联室有魂

李大伟

(事)要有“名堂”。即便“三无”人家:无钱、无权、无势,门柱也有豪言壮语:“无限朱门生饿殍,几多白屋出公卿”,房东自勉。

外国文学样式,在中国都有对应物,诗歌、散文、戏曲、小说,唯独对联,外国没有,因为只有方块字,才能工整划一。因为整齐划一,上下联的相同位置可以一一对应相同词性,还有平仄声,读起来抑扬顿挫,流露情绪。“柳营春试马,虎帐夜谈兵”,音节如秦腔高亢,金石掷地,一副赳赳武夫的豪迈,这是周(周亚夫的典故)姓人家的门柱楹联,暗喻姓氏符号。



五颜六色

诗词宜雅不宜俗,脱胎于诗歌的联语例外,是个大杂烩,捡到篮子都是菜,各种文学样式均可一锅炖,借用王淑兰贺梁章钜七十寿的下半阙:“筒如格言,详如随笔,博如旁证,精如选学,巧如联话,富如诗集。”表现形式:可诗、可词、可曲、可文、可白、可雅、可俗、可以胡诌八道,各种文体的集大成者。

皖南故居,匾额之下,悬挂楹联,“二字箴言惟勤惟俭/两条正路曰读曰耕”,彰显农耕时代的处世为人:“传家无别法,非耕即读;裕后有良图,惟俭与勤”,永世不匮秘诀。“读书好、营商好、学好便好/创业难、守成难、知难不难”,在外创业前辈对血缘后代的叮嘱。在近苏南的湖州南浔镇,张静江故居尊德堂的楹联:“满堂花醉三千客,一剑霜寒四十州。”堂号是头等状元、一等老板张謇的墨宝,楹联是孙中山的遗迹,暗示主人风云际会的背景。一所旧宅子,家

这个市场开了近40年,摆摊的大多是外地人,有少量郊区农民,都是有点年纪的,大多不讲究,穿的衣服旧、脏。我不买菜,又不懂菜经,很少去。

那天邻居说,市场来了个帅哥,帅哥? 卖菜? 哪会有年轻人肯来卖菜,我不信。他说,真的是老高的儿子,父亲告老还乡,儿子来接班。我很好奇,特地去看。老高的摊位是门口处的“风水宝地”,他做了近20年,服务好、菜新鲜,老顾客特别多。进门见围了一堆人,我远远看去,

### 市场来了菜二代

叶良骏

真有个小伙子,皮肤白皙,个子高高,穿件棕色皮夹克,衬衫领子里还戴条花丝巾,在菜贩中鹤立鸡群。围着他的大妈叫着小高、小高,要这个要那个,热闹极了。

我等人走得差不多了才过去。小高问,阿姨,你要什么? 我一愣,我不买什么。一想不对,不买菜到这儿干什么? 忽然看到有香蕉,就买这个。他问,这么大一串,你吃不完,切一半吧?“好!”他切了一半,说六元一斤,阿姨头一回来我这儿,算5元一斤。香蕉都是三四元一斤,这行情我知道。但见到这么个帅哥,心里欢喜,不计较了。“还要什么不?”我是个菜盲,这一问,倒有点尴尬。见毛豆是有名的“牛踏扁”,我认识,就买了两斤,他用塑料袋装好,很客气地说阿姨你走好。他住在南汇,租了带院子的农民屋。买了车,每天来回车程各一小时。菜是向农民收的,特别新鲜。他每天凌晨三时半起床,收菜理菜,清晨五时半出门,六时半到市场。到中午,菜大部分已卖完,没卖完不易坏的如萝卜等收起来明天再卖,绿叶菜低价转给隔壁摊主,下午一时他就回去了。

听说,他的菜价比别人高,但质量好。菜贩在上市前都要清洗菜,用的是河水,他用自来水冲,格外干净。他把菜蔬分类摆成扇形、圆形,萝卜排成行。番茄和花菜放在同一格,黄红交加……整齐美观,还一目了然。卖完了,他从底下的箩筐里拿出菜补充进去,轻手轻脚,他的菜很少有碰伤损坏的。小高嘴甜,把大妈们哄得眉开眼笑。每天他的摊位前都挤满了人,讨人喜欢的是他总笑嘻嘻的,嘴巴像抹了蜜。

后来几天,我自告奋勇去买菜,先生诧异我的不寻常,跟着去。他买菜,我看风景,抽空与小高聊几句。小高是安徽人,高中毕业后来沪打工。做了几年觉得工资低,也不安心。老高过了六十岁了有手艺,让小高接班,他肯干,这话又脏又乱,还要早起。老高说,比你打工赚钱多得多,是自己做老板,懂吗?这句话打动了,他就来了。

市场因为有了小高,人气旺多了。他每天安安稳稳地站在那儿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菜二代”。过了几个月,因为小高的带动,竟有了好几个“菜二代”,他们穿着时髦,说话文雅,摊位整洁,市场比以前鲜活多了。

具嘛,会客椅子、祭祖条案,别无长物,不为寒酸。若没有匾额、楹联,再多的名贵家具,落满时间的尘埃,只不过是“一件沾满虱子的华丽袍子”。算啥名堂?

渐渐地,我也耐庸风雅,在家里配置对联,从书房开始。诗歌散发天真,是情绪润滑剂:史籍里,惊涛骇浪,灰飞烟灭,落于我们肩头,不及历史尘埃一粒,慌什么? 读罢史书,心就宽大。读书越多,问题越多,不断激发好奇,好奇是精神年轻的青春痘,所以孔子说:“不知老之将至。”所以我的书房匾额:忘忧亭。两侧对联:庭有余香谢草郑兰燕桂树/室无长物唐诗晋字汉文章。上联:窗外虚景,下联:室内实拍。虽腹无五车,但家有五车,聊以自慰。横批:无负今日。字是梁启超的,天津故居买来的高仿手迹,我总是这样地误解:不要辜负当下,今日事今日毕,以此自励。

出门是客厅,盆栽一株虬曲,冒充迎客松,放置在贴墙的平头案几上,对着门。门楣上一块匾:聚义厅。楹联呢? 配文武联。武联秋天挂:风云三尺剑,花鸟一床书。文联春天挂:名花未落如相待;佳客能来不费招。穿过客厅,就是餐厅,联语也短:有酒学仙,无酒学佛。横批:汉书下酒。铁钩隶书,同学钱建忠写的。常在此听友谈书吟诗,以此佐酒,饮不齁者,浮以大白。书房隔壁的卧房,将李鸿章的晚年名联抬头去尾:卧有书、仓有米、腹有诗书/身无病、心无忧、门无债主。横批:一脚去。这是走向死亡的最佳状态,但不敢挂,因为卧房是夫妻公共空间。

书房坐北朝南,窗外是院子,入口罩檐有木匾曰:陶家圃,有“门虽设而常关”的意思。竹篱有劓囊半棱竹柱,刻着速朽可再刻的联:此间有郁林一卷,活往事数千年,携酒重过鲁望宅。我来自山茶再放,愿同志二三人,对花齐和梅村诗。

人是灵魂的携带者。对联是主人的灵魂写照,没有对联,白墙即白痴,日夜行走着一具行尸走肉,酒囊饭袋衣架耳。

雨声一夜不绝,晨光熹微。打开灯,从书架上取下《王学钊书画作品集》。

这是八年前出版的册子,时年王老八十岁,举办个人书画展后,把展出的三百多幅作品悉数赠予瓊海博物馆收藏。画册的封面已生出点点黄斑,物比人长久啊。

翻开扉页,见王老给我画的两枝墨梅和题字。每次去茶山奇石楼访王老,就坐在他对面,喝着他泡的桂花茶,或吃着师母烧的“桂圆肉打蛋”,他拿出自己最近的诗画作品给我看,问我最近忙什么,俨然如老友,如慈父。离开时,总有画作相赠于我。来访者必赠画,不论只一面之识还是老友,这是王老的与众不同之处,也是可爱之处。

一幅幅山水画,引人入胜。峰峦在烟云中如芙蓉朵朵开在天水间,野树或藏或显,错落于丘壑。弯弯曲曲的羊肠山道上担柴的那个小小的人是王老;坐在溪边,锄头扔在身后,看山看水看人迷了的人是王老;湖上那个躬身撑船,戴着斗笠的人,也是王老。一时间眼前模糊一片,什么也看不清了。

六点半出门,往茶山去。大罗山烟云空蒙,藏起了峰峦。正是杨梅发花的时节。想着再过一阵就

是杨梅季了,今年不知往谁家去。王老早已不种杨梅,到了杨梅季,奇石楼人来人往,大伙一边吃王老买来的茶山梅,一边欣赏王老画杨梅,题上“杨梅白请人客,杨梅乌紫人吓半死”这些民俗谚语,也有文雅的诗题,如“枝头朝露湿衣裳,早摘杨梅果满筐。归来欣画折梅果,赠与高朋细品尝”,然后一人一张,欢喜而散。王羲之有《奉橘帖》,种橘送人橘,种柑送人柑,王老承袭了魏晋古风。

王老,1936年生,大名学钊,别号高士、茶山农,世居大罗山下。王老幼承庭训,喜欢读书作画,世事变幻,落于野田,务农一生,但也痴爱丹青一生。他师从孙孟昭、谢印心两位当时著名的书画家习画。孙孟昭先生1930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国画系,擅画花鸟虫鱼。谢印心先生就读于上海新华艺专音乐专业,擅画山水。

大罗山是王老的家山,泉水奔流下山穿村而过,溪名卧龙溪,村名“泉川里”,现在则叫“茶山”,陆羽《茶经》里提到过茶山产茶之盛。大罗山是福地,春有茶,夏有杨梅,秋有桂花,冬有柑橘。明清时期,山中梅开香雪海,文人墨客纷至沓来踏雪寻梅,吟诗作画会友,蔚然成一方文气。

王老居卧龙溪畔的“九间”,得罗山灵性,锄头画笔两相宜。“奇石楼”是其斋名。所谓奇石,大多是在山中劳作时发现,视为宝贝捡回,置于书案,观其形神,与山中烟雨、山色、花实、瀑布、曲水,一起沉潜于心,而后化于自己诗中、画中。在一幅幅清雅的山水画上,王老的题识有情有趣有思,如“空山无人,水流花开,山中有我,独得其乐”“雨打锄头翁,功劳不落空”“生在大罗山下,住在大罗山下,爱山看山画山,老来仍在大罗山下,我对罗山有情谊,画山更加有情味”等,都是人与自然相融的性灵之作。

王老画的梅兰竹菊自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福建霞浦素以“中国海带之乡”“中国紫菜之乡”“中国南方海参之乡”著名。霞浦还是国际滩涂摄影胜地,每年有20余万名摄影人士云集于此,创作的摄影作品尽显海之美、滩涂之美、云天之美,让人心向往之。

明媚五月,一个阳光轻柔、海风微拂的上午,我们到了霞浦的北岐。北岐位于霞浦县城东5公里处,有200多户人家,是著名的紫菜、海带、生蚝养殖场,村民以海产品养殖和出海捕鱼为业。小小渔村,有繁忙的渔港、肥沃的滩涂,也有壮阔的海面。在北岐海边的滩涂上,万余枝竹竿林立,横成线、竖列队、方为阵。竹竿下是养殖的海产品,绵延数里。赞叹中,我们邂逅了一位老渔民,他说:“要看真正的海色美景,应该出海去。”

### 旅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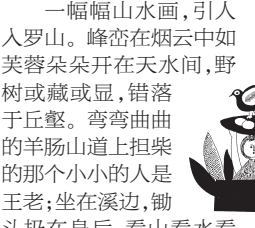
### 奇石楼小记

大朵

王老,1936年生,大名学钊,别号高士、茶山农,世居大罗山下。王老幼承庭训,喜欢读书作画,世事变幻,落于野田,务农一生,但也痴爱丹青一生。他师从孙孟昭、谢印心两位当时著名的书画家习画。孙孟昭先生1930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国画系,擅画花鸟虫鱼。谢印心先生就读于上海新华艺专音乐专业,擅画山水。

大罗山是王老的家山,泉水奔流下山穿村而过,溪名卧龙溪,村名“泉川里”,现在则叫“茶山”,陆羽《茶经》里提到过茶山产茶之盛。大罗山是福地,春有茶,夏有杨梅,秋有桂花,冬有柑橘。明清时期,山中梅开香雪海,文人墨客纷至沓来踏雪寻梅,吟诗作画会友,蔚然成一方文气。

王老居卧龙溪畔的“九间”,得罗山灵性,锄头画笔两相宜。“奇石楼”是其斋名。所谓奇石,大多是在山中劳作时发现,视为宝贝捡回,置于书案,观其形神,与山中烟雨、山色、花实、瀑布、曲水,一起沉潜于心,而后化于自己诗中、画中。在一幅幅清雅的山水画上,王老的题识有情有趣有思,如“空山无人,水流花开,山中有我,独得其乐”“雨打锄头翁,功劳不落空”“生在大罗山下,住在大罗山下,爱山看山画山,老来仍在大罗山下,我对罗山有情谊,画山更加有情味”等,都是人与自然相融的性灵之作。



奇石楼小记

王老画的梅兰竹菊自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是杨梅季了,今年不知往谁家去。王老早已不种杨梅,到了杨梅季,奇石楼人来人往,大伙一边吃王老买来的茶山梅,一边欣赏王老画杨梅,题上“杨梅白请人客,杨梅乌紫人吓半死”这些民俗谚语,也有文雅的诗题,如“枝头朝露湿衣裳,早摘杨梅果满筐。归来欣画折梅果,赠与高朋细品尝”,然后一人一张,欢喜而散。王羲之有《奉橘帖》,种橘送人橘,种柑送人柑,王老承袭了魏晋古风。

王老,1936年生,大名学钊,别号高士、茶山农,世居大罗山下。王老幼承庭训,喜欢读书作画,世事变幻,落于野田,务农一生,但也痴爱丹青一生。他师从孙孟昭、谢印心两位当时著名的书画家习画。孙孟昭先生1930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国画系,擅画花鸟虫鱼。谢印心先生就读于上海新华艺专音乐专业,擅画山水。

大罗山是王老的家山,泉水奔流下山穿村而过,溪名卧龙溪,村名“泉川里”,现在则叫“茶山”,陆羽《茶经》里提到过茶山产茶之盛。大罗山是福地,春有茶,夏有杨梅,秋有桂花,冬有柑橘。明清时期,山中梅开香雪海,文人墨客纷至沓来踏雪寻梅,吟诗作画会友,蔚然成一方文气。

王老居卧龙溪畔的“九间”,得罗山灵性,锄头画笔两相宜。“奇石楼”是其斋名。所谓奇石,大多是在山中劳作时发现,视为宝贝捡回,置于书案,观其形神,与山中烟雨、山色、花实、瀑布、曲水,一起沉潜于心,而后化于自己诗中、画中。在一幅幅清雅的山水画上,王老的题识有情有趣有思,如“空山无人,水流花开,山中有我,独得其乐”“雨打锄头翁,功劳不落空”“生在大罗山下,住在大罗山下,爱山看山画山,老来仍在大罗山下,我对罗山有情谊,画山更加有情味”等,都是人与自然相融的性灵之作。

王老画的梅兰竹菊自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

王老站在农民中就是



曾有编辑要求女作家三毛和她丈夫荷西各自写写“另一半”。荷西问:“什么另一半?”三毛说:“你的另一半就是是我啊!”荷西回答:“我是一整片的。”

少女时代读过舒婷的《致橡树》,从此奉为圭臬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/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/根,紧握在地下/叶,相触在云里……我们分担寒潮、风雷、霹雳/我们共享雾霭、流岚、虹霓/仿佛永远分离/却又终身相依……

舒婷对爱情的描摹,与三毛夫妇对婚姻的解读,异曲同工,也是当下很多女大女主电视剧的主题。现实生活中,把妻子视为附庸的丈夫,依然不少。进步一点的,把配偶看作“另一半”。

当今之世,男女平等,社会分工日益细化,服务业已臻发达。无论男女,都可以在物质层面摆脱对异性的依附或依赖。但精神层面的独立,或许很多人尚未完成,还离不开“另一半”。三十多年前,我的一个女性前辈就说过:“我妈和我住在一起后,我才发现,她老人家原来很有个性。”此前,她母亲一直是温顺贤淑的家庭妇女。

诚然,我们的先辈、前辈、同辈,大多是情商颇高的聪明人,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经营婚姻,养育子女。每当遇见琴瑟和谐的年轻夫妇、看到白首偕老的恩爱夫妻,我都会由衷地心生赞美。我很愿意相信,他们既是彼此的另一半,也是自己的一整片。

与此同时,我也充分理解单身人士。婚姻本来就是一门艰深的功课,成绩优良的,固然值得羡慕;未曾参加考试的,或是考了之后不及格的,也无需自卑。当今之世,伴侣已是锦上添花的奢侈品,并非雪中送炭的必需品。

读到几句话,出处无考,窃以为,这就是婚姻的最高境界——“彼此不渗透、不求证,以专业收获尊重,以人格取得信任。不去事无巨细地参与对方的生活,而是在惺惺相惜中保持和而不同。”

亲爱的读者,无论你是否身处婚姻中,都祝愿你是一整片的。

成一格,尤爱画梅。他在道坦手植梅花,观察梅的各种形态,集成一册《画梅新悟》。王老画梅,花枝纷繁,无傲雪的孤寂,是自然生发的烂漫,又清雅至极。只有看淡世事的书画家,无所执,才会画出如此的天真之相。

去年梅花开,王老折梅数枝,放在竹篮中,乘公交车拜访好友章方松先生。可谓是有古陆凯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,今有王老折梅访友,屋子的墙体油漆剥落,他依照其形,画成一幅太湖石与云朵的水墨画,一旁题上“虽然在屋里,自有白云知”,还落了铃印,让人不禁哈哈一笑。</